

辛 旗 著



诸神的争吵

——
国际冲突中的宗教根源

海风出版社

7215-9
256

诸神的争吵

辛 旗 著

——国际冲突中的宗教根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中的宗教根源/辛旗著. —福州:海风出版社, 2001. 11

ISBN 7-80597-381-4

I. 诸… II. 辛… III. 宗教—影响—国际政治关系—研究
IV. D8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9433 号

说明:本书于 1993 年出版, 现经作者授权重印。

诸神的争吵

—国际冲突中的宗教根源

辛 旗 著

海风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邮编:350001)

福州泰岳印刷广告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 1/32 7 印张 170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597-381-4

B·1 定价:16.80 元

引 言

从远古到如今,宗教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由于历史和人为的扭曲,人们从文化或政治的角度看待宗教时,往往采取轻视或冷漠的态度。宗教是个严肃的课题,若与种族及国际利益联系起来,更为复杂,远非一般的评论所能涵盖。首先应分清宗教及其目的的本质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显现的宗教效应之间的区别。这句话听来太抽象,实际上是指要分开文化意义上的宗教和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宗教。当代国际冲突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的,也有种族、历史、心理上的,宗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侧面。但是,当把这个侧面作为一个坐标点与所有的侧面相关联,体悟其一种特殊的整体效果时,人们会感到:人类和历史是那么的多姿多彩,事物的本质不论从哪里入手去考察,又那么的殊途同归。当一块石子投入静静的水面,立即泛起层层

涟漪,围绕圆心展开波纹。如果再投入一块,新的涟漪和原来的不仅相互谐涉,而且形成新的组合。我尝试向人类以往历史与思维的水面抛下一粒小石,看看究竟能泛起何种波纹。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向生活的海洋投下心力,体验心灵的激荡。不过有一点需留意,客观地看待“诸神的争吵”应像凝视水中的涟漪一样,摒除感情色彩,去做客观的判断。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篇 耶和華、基督、穆罕默德的賭場	(1)
諸神的對壘：教義、利益、疆域	(3)
以色列誕生惹來的麻煩	(14)
伊斯蘭教復興的动力：民族主義與革命理論	(24)
恐怖主義與宗教獻身精神	(33)
教派林立又千瘡百孔的黎巴嫩	(44)
巴勒斯坦問題：基督教的福音？伊斯蘭教的危 機？	(54)
第二篇 天堂與地獄的通廊	(65)
這究竟是第幾次“十字軍東征”？	(67)
沙漠中的幻想家——卡扎菲	(75)
誰是現代薩拉丁？	(84)

物质和精神的世界笼罩昏暗,上帝和真主都需要“光”	(93)
历尽苦难的库尔德民族	(102)
安妮说:基督徒的言行由个人承当,犹太人的言行殃及全体	(108)
第三篇 基督徒和犹太人共同造就的资本主义 ...	(119)
东西欧意识形态分立的基因:天主教与东正教	(121)
基督新教与商业资本主义	(130)
用金钱与智慧调和政治宗教的族群	(141)
人类释放了自身中的“魔鬼”而陷入困境	(151)
德国统一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161)
第四篇 东方:释迦牟尼的法界和孔子的村落 ...	(171)
南亚问题的症结:克什米尔归属及印度的宗教冲突	(173)
中华文化“准宗教”的特殊效应	(182)
基督和孔子若交谈必先相互尊重	(192)
后现代化之光:中华文化对西方的启迪	(201)
“种族、宗教、政治、利益”	
——永远解不开的连环套(代结语)	(210)

当骰子掷下去的时候，
城池在燃烧，
森林变做了沙漠。
黄色的风呼啸着，
仿佛在说：
噢！中东，你是诸神的赌场。

第一篇

耶和华、基督、穆罕默德的赌场

诸神的对垒：教义、利益、疆域

距今三千多年以前，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开始衰落。在他们原有文化中心辐射的边缘地区，人类孕育着新的思想和文化。在那自然之伟力造就激魂荡魄景象的土地上，一批刚毅、敏锐的思想家痛苦地思考一个靠图腾崇拜和多神教无法解决的问题：

人的命运与上苍的意志如何合一。

在波斯东部，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的影响相遇，佐罗阿斯脱教兴起。

在以色列地区，埃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对抗，犹太教形成。

在小亚细亚，爱琴海文化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印度文化混合，俄耳甫斯教萌生。

佐罗阿斯脱教相信“智慧之神”安乌拉·马兹达会引导人类摆脱苦难。教义《加塔斯》说：

马兹达！在我脑海中，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良知之父……是评判万物行为之主。

创教的佐罗阿斯脱禁止血淋淋的杀牲献祭，提倡吟诗祈祷的崇拜仪式。他憎恨波斯众多的旧神，称他们在为谎言服务。他自视为一神指引的创教者，以良知教导

人们等待“末日审判”。到那时,从马兹达那里汹涌而出的金属溶液将净化大地,邪恶势力永无来日。

犹太教摆脱本民族原始宗教的影响大概在摩西率领希伯莱人逃出埃及,奔向浩瀚的沙漠之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又一次改变,从做埃及的奴工转向自由地在旷野重温祖先的游牧生活。希伯莱古老的宗教在几次亡国的经历下饱受侵蚀,而此时摩西的追随者又来自不同的部族。这些变化无疑需要有明确的观念权威和统一的领导组织。于是,摩西率众逃出埃及后,登上西奈山顶,下山向众人说曾在山顶与上帝耶和华交谈,神给了一部简明法典《十诫》,希伯莱人接受了它,这意味着与上帝立约,从此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最高权威和保护神。当摩西的诸多部落出现在马勒斯坦时,耶和华信仰很快成为组建部落联盟并逐渐形成王国的推动力量。摩西关于禁止偶像崇拜的诫条抑制了希伯莱人形象艺术的发展,但史诗文学弥补了这一不足,希伯莱人的历史编入了耶和华的教义。

在迦南建立的以色列王国,因为一次战争败给非利士人,竟放弃对耶和华的信仰,改奉迦南土著人的巴力神。公元前8世纪分为二国,持续200年内战,希伯莱人精疲力尽,北部的以色列国被强邻亚述帝国灭掉。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王攻陷南部犹太国的耶路撒冷城,将犹太人迁往巴比伦。一批犹太知识分子(先知)以耶和华代言人的身份解释这场浩劫:耶和华不仅支配他的选民,而

且还支配全人类的命运，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背叛导致了亚述和巴比伦军队前来惩罚。先知们的自责无意中传播了上帝通过历史显示其存在的思想，把上帝的最高权威推展到世界的范围。以色列——犹太人在成为“巴比伦之囚”的岁月里，开始形成世界性的一神主义。他们反省已过，更加崇拜耶和华，并相信耶和华会派“弥赛亚”（救世主）以世俗国王的身份拯救他们。公元前 538 年，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犹太人被送回故土，经过 70 年的流放生活，犹太人各部落统一在耶和华的旗帜下，他们用从巴比伦学会的文字带回了构思《旧约全书》的基本素材。

在信奉佐罗阿斯脱教的波斯人向巴比伦文明挑战，并宽容地将“巴比伦之囚”送回以色列故土，为他们重修耶和华圣殿的时候，爱琴海边，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完善了他们的俄尔甫斯教。印度婆罗门教《梵书》教义中的死后轮回报应和灵魂转生观念进入了希腊，俄耳甫斯教徒认为灵魂将根据生前的善恶而向高级或低级转生；转生多次才得解脱。持守信仰和仪规的目的在于使人多得神性而摆脱魔性。崇拜神的仪式包括祭祀礼、圣餐礼，吃活动物可将神体吞入自身，增加神性。俄耳甫斯教将爱琴海文化中原始野蛮的酒神崇拜加以改良，使它从狂热的肉体溺醉和纵欲提升为精神层次的满足。后来的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以及基督教，在多方面受其影响。

公元前 10 至 6 世纪的这些宗教,开始摆脱了部落宗教、图腾宗教和职业技能神祇的原始形态。宗教所服务的对象不偏重于国家或部落整体,而指向个人。佐罗阿斯脱教、犹太教、俄耳甫斯教鲜明的一神教特色,反映了那时人们对所了解的区域、民族、思想、文化的一个崭新的看法:世界是一个舞台,上天之神将支配地上每一人来表演。这时,正是在这个时代,统治以后十几个世纪诸神们的基本信条都已齐备。一神教这种强大的思想潮流,随着各民族的骑兵、战舰走马灯似地蹂躏地中海沿岸,在以后的 400 年内遍及中东地区。

基督教终于在 1 世纪登场了。这时中东是罗马人的天下,地中海是帝国的内湖。犹太人又一次盼望救世主弥赛亚降临拯救民族,大批流亡的犹太人接受希腊文化。希腊哲学中灵魂不灭的柏拉图主义、道德至上的斯多噶主义与犹太教的结合,使犹太人强烈地期待产生一个新宗教,一个思想上的弥赛亚。一批地位低微的加利利人承担了历史命运,公元 27 年,他们当中的首领耶稣以庄严的布道激起了巴勒斯坦公众对罗马的憎恶。犹太教的祭司们慑于他对既有宗教地位的挑战,怂恿罗马总督以渎神和煽动暴乱罪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 10 年内,他的门徒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建立了初期教会,弟子保罗主张废除《旧约》,毫无差别地对待任何一个皈依基督教的民族。公元 200 年左右,基督教的标准教义诞生了,这便是《新约》,犹太人的《旧约》也作为继承物保留下

來。基督教開始向羅馬帝國各地區滲透，教會中的各民族哲人游說帝國君王，申訴基督教義和禮儀對帝國無害。羅馬人也在幾次大規模迫害基督教之後，允許它与羅馬統治區內的密特拉教（繼承了佐羅阿斯脫教的部分教義）競爭。密特拉教的最大弱點是只接受男性信徒，它適合于羅馬軍團，而遠離社會。基督教中最虔誠和最積極的信徒是女人，通過她們對兒童的影響，教義迅速傳播開來。

3 世紀末，基督教已成為一支強大的社會力量，公元 313 年羅馬帝國西部與東部的皇帝聯合發布《米蘭敕令》，基督教成為合法宗教。4 世紀下半葉，一直向西遷徙的匈奴騎兵突然在東歐出現，先擊敗了東哥特人，迫使西哥特人南渡多瑙河在匈牙利平原建立信奉基督教的游牧國家，共同的信仰使哥特人與羅馬人結成了聯盟。一個世紀後，法立克人、日耳曼人接受了拉丁文基督教文明（有別于羅馬東部的希臘文基督教會），中歐的萊因河不再是基督教的邊緣，而成為日耳曼——羅馬文化混合體的軸心，近代的西方文明就是由此發展的。基督教在成為羅馬國教之後，教會隨軍團遠征而傳教，使它帶有城邦宗教的色彩，這也促進了羅馬對各城邦的政治統治。而與羅馬對抗的波斯帝國，其國教佐羅阿斯脫教的勢力在农村，教會首領多是鄉村貴族，波斯人在城市中的精神統治是十分軟弱的。到薩珊波斯王朝時，波斯人希望用外來文明振興薩珊文明。公元 529 年，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

尼为证明专信基督教,下令关闭柏拉图建立有千年历史的“雅典学园”。萨珊国王科斯洛埃斯一世立即欢迎流亡的希腊哲学家去他的宫廷。萨珊王朝的宽容政策,激励那个时代每个主要教派都要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寻找立足之地。佛教徒在伊朗东部兴建了寺院,犹太教徒在巴比伦编纂了《犹太法典》。基督教徒通过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社团迅速在萨珊帝国的城市建起了教堂,但波斯人始终将它视为罗马帝国利益的代理人,这迫使波斯地域内的基督教会不得不与罗马教会分离,以主张圣母玛利亚只是耶稣人性意义上的母亲,不应享受顶礼膜拜,因而另立聂斯托里派,即传入中国的景教。

讲拉丁语与讲希腊语的基督教徒间的疏离,几乎与地中海西、东两部分罗马帝国间的对立是同步的。公元3世纪时,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行政上将帝国版图分为东西两部,基督教也随之分为东西二派。西派传播于高卢、意大利到北非迦太基一线和以西地区,通用拉丁语,教会中心在罗马。东派原以亚历山大城、耶路撒冷为中心,传播于马其顿、希腊半岛至埃及一线以东地区,4世纪教会中心移至拜占庭(君士坦丁堡)。5世纪匈奴人逼迫哥特人南下,哥特人灭亡了西罗马帝国,罗马主教利奥一世劝说匈奴王阿提拉皈依基督教,避免了草原骑兵对拉丁文明的破坏。他以圣徒彼得继承人自居,为后世教皇制提出理论依据。100多年后,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一世自封为教会首领,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地位,东西教会裂痕

日深。

正当原西罗马的拉丁文化艰苦的抵御欧陆东北方诸多游牧民族的入侵，东罗马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为争夺和控制阿拉伯商道持续交战的时候。在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以令人惊奇的速度迅速建立了穆斯林世界。公元 613 年，贸易城市麦加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当地人公开谴责他同部落的多神教信仰，传播一神的启示。在此三年前，40 岁的穆罕默德曾独自到麦加城郊希拉山洞中潜修，长期的精神痛苦使他产生幻觉体验，他认为听到了天使加百利的声音，他具有了向阿拉伯人传播真主安拉旨意的历史使命。在不到 20 年内，穆罕默德把几乎全部阿拉伯人团结在一个新的政教合一的社团之内，并使他们在穆罕默德死后 20 年中不仅夺取了拜占庭帝国最富庶的一些地区，而且摧毁了信仰佐罗阿斯脱教的萨珊波斯帝国。在此之前的历史中，从没有一位开启新宗教的先知（知识分子）能如此迅猛地建功立业，改变历史的进程。穆罕默德通过一种鼓舞人心的至善至美的教义、他个人人格的典范力量，以及伊斯兰教严密的教规组织，为世界上众多民族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至今他的教义仍博得人类六分之一人的忠诚。

穆罕默德初期传教曾自信犹太教和基督教徒会承认他是上帝最近、最后和最有权威的使者。然而，麦加一带的犹太部落和沙漠绿洲城镇的基督教会对他采取敌视态度。穆罕默德断言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已忘记了神的启

示,他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宗教”代言人。他宣扬麦加已代替了耶路撒冷,成为新的中心圣地。穆罕默德在传教过程中不断调解阿拉伯各部落的争端,这使他的权威逐渐增强,于是不失时机地以与真主立法的方式,建立起整套的穆斯林教规和伊斯兰教生活习俗。阿拉伯民族获得了新生,并产生巨大的凝聚力。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不断扩大,络绎不绝地前来麦加,教徒们把犹太人赶走了,把土地分给信仰者。当土地不够分配的时候,穆斯林便开始从麦加绿洲向外扩张。每占一地,他们不再驱赶异教徒,而迫使犹太人和基督教会向穆斯林缴纳贡赋,换取承认他们的宗教和习俗。穆罕默德的教义并不吸引中东的游牧民族,但他对战利品的分配制度,却使许多剽悍的部落蜂拥于伊斯兰教的麾下,在“为真主而战”的口号下,并以战死者可直接进天堂为许诺,阿拉伯骑兵凶猛地向异教徒征伐。

7世纪中叶,四位执掌伊斯兰政教大权的“哈里发”,前后用了29年的时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征服了叙利亚、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伊朗。642年,阿拉伯军队灭掉了波斯萨珊王朝,同年占领亚历山大港。被征服地区的民众迫于不信伊斯兰教者须交纳高于穆斯林二倍赋税的经济压力,纷纷改变信仰。伊斯兰教的军事扩张一直持续到715年,在此之前,北非原信奉基督教的游牧民族柏柏尔人和原信奉佐罗阿斯脱教的波斯人加入了伊斯兰教阿拉伯兵团,帮助穆斯林将势力扩展到西班牙。